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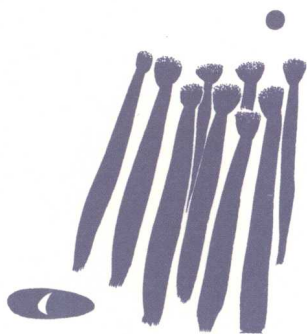
不常就把更大大精力在转移到的种地和上
 提如有了空守房就一萧瑟的人江岸生
 没有捕稀料排
 却是有捞少到的消
 定有频'的逝
 常捕少'的逝
 江江捕稀料排
 没有捕稀料排
 却是有捞少到的消
 定有频'的逝
 常捕少'的逝

新经典文库

迟子建
 中篇小说
 代表作

踏着月光 的行板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陪陈林月去乡家时见到了乡长
 比这乡长高半个头，眉头和下巴上
 的人脸上一颧骨，尤其是多出的温
 再给多颧骨，尤其是多出的温
 就给人虎视眈眈的感觉。一颧骨
 略呈褐色，头发出黄褐色。她的颧
 有的神色，怪声怪气，拉肚子的

迟子建 中篇小说代表作

踏着月光的行板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迟子建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踏着月光的行板 / 迟子建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10

(新经典文库 / 林建法,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20-9

I. 踏… II. 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2422号

踏着月光的行板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寿天舒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shoutianshu@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310 千字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120-9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新经典文库

- | | |
|------------|---------|
| 阎连科中篇小说代表作 | 瑶沟人的梦 |
| 格非中篇小说代表作 | 不过是垃圾 |
| 林白中篇小说代表作 | 瓶中之水 |
| 方方中篇小说代表作 | 水随天去 |
| 迟子建中篇小说代表作 | 踏着月光的行板 |

主编：林建法 韩忠良

责任编辑：韩忠良 寿天舒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马寄萍



丁玲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三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自序

《北极村童话》是我的中篇处女作，发表于一九八六年，至今已有了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我发表了二百万字的中篇小说，平均每年两部。可见我拿中篇当宝玉，始终不离不弃。

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那么中篇就应该是江河了。每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气象，比如短篇，它精致、质朴、清澈、更接近天籁；长篇雄浑、浩渺、苍劲，给人一种水天相接的壮美感；中篇呢，它凝重、开阔、浑厚，更多地带有人间烟火的气息。

当然，我说的是通常的气象。在某些时刻，也有“异象”生成，比如电闪雷鸣会使溪流在某一时刻发出咆哮之声，大有江河之势；而海洋在风平浪静时，宁静单纯得如同婴孩，至纯至美。这些气质独特的“异象”之作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它们大多出自天才的笔下。

海纳百川，方可磅礴。同样，江河汇集了众多的溪流，才能

源远流长。就是那些“异象”的生成，也无不依赖水本身的气质。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江河是生就的洒脱和丰盈，它们总要吸纳无数涓涓溪流，才能激情澎湃。

溪流多藏于深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而纵横的江河却始终萦绕着我们，所以说江河与我们更加休戚相关。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篇的体裁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可以听见鸡犬相闻之音。

由于江河流域的不同，它们的气息也是不同的。北方的江河多有苍凉之感，南方的却脱不去温婉之气。这也造成了南北作家作品风格上的差异。

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对我而言，黑龙江、呼玛河、塔哈河、额尔古纳河是与我生命有关的河流，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厚些。这些北方的河流每年都有半年的冰封期，所以河流在我眼中也是有四季的。春天时，它们“轰隆轰隆”地跑冰排了，冰排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熠熠地报春！夏季时，阳光灿烂的江河上有了船只，跟着船儿行走的，有浸在水中的山影和云影。秋天，江河消瘦了，水也凉了，落叶和鸟儿南飞时脱落的羽毛飘进水中，使江河仿佛生了一道道皱纹。冬天，雪花和寒流使江河结了厚厚的冰，站在白茫茫的冰面上，想着冰层下仍然有不死的水在涌流，仍然有鱼儿在摆尾，一种苍凉中的喜悦之情便油然而生。我作品中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对温暖的热切渴望，也许正因为此吧。

我的中篇之水，汇集的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那里既有大自然的雨露，也有人的悲伤或喜悦的血泪。小说所要做的，就是钩沉它深处的故事，将它的风貌呈现给世人。

我说了，中篇是滔滔江河。想让我们的江河永不枯竭并能气象万千，我们所能和必须做的，就是对注入它的每一条溪流的珍爱和孜孜以求，对它流经的每一片土地的热爱和怜悯，这样，它

们才能吸足养分，川流不息。我非常喜欢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一句词“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中篇若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便是得道成仙了。

目 ● 录

1

自序

1

白银那

46

原野上的羊群

91

逆行精灵

144

芳草在沼泽中

202

酒鬼的鱼鹰

243

踏着月光的行板

291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344

作者简介

345

迟子建中篇小说总目

白银那

A1：冰排过后

黑龙江在解冻时就像出鞘的剑一样泛出雪亮的光芒和清脆的声响。阳光和春风使得封冻半年之久的冰面出现条条裂缝，巨大的冰块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暖流的诱惑而忽然解体，奇形怪状的冰排就从上游呼啸而下。洛古河、北极村、大草甸子、兴安、开库康、依西肯、鸥浦直至呼玛和黑河这些沿江的村屯城市，无一不在回响着冰排游走时的轰轰声，仿佛上帝派驻人间的银色铁甲部队正在凯旋，而天庭也的确呈现出了一派迎接战胜者归来的喜洋洋的气息，无论昼夜都晴朗如洗，温柔的光芒四处飘荡。

白银那是黑龙江上游的一个小村子，也许因为它规模太小，也许因为它的地名过于美丽，它逐渐像一条鱼一样在地图上消失了。一些在多年以前曾经到过白银那的人想要故地重游时都不免对着地图发呆：白银那哪儿去了？这时候熟悉那一带渔民生活的人会爽朗地告诉你：“白银那还在，快去吃那儿的开江鱼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极了！”

随着冰排而来的是无与伦比的泥泞。白银那的每一条小巷都淤泥遍布、水洼纵横，这当然也是解冻带来的结果。人们在走路时不

得不贴着障子边窄窄的干硬的土埂走，若是赶上腿脚不便和身体臃肿的人，这样走钢丝般的步态常常会使他们身体失衡，于是整个人就“噗”的一声栽倒在泥里，浑身上下被泥浆打湿。原想躲过泥泞不弄脏了鞋子，谁知因小失大，连衣服也脏透了。这样的笑料总能使觑见这一幕的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泥泞愚弄的经历，他们像燕子一样步态灵巧，而且他们也不怕弄脏了鞋子，反正有家长们为他们洗刷。

白银那小学的语文老师陈林月常常带领孩子们到江边来看冰排。沙滩还很凉，他们不得不蹲在那里望着江面。冰排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晶莹剔透，有的敦敦实实的像熊，有的张牙舞爪的像狮子，还有的灵巧俊秀得像兔子。当然，大多数的冰块都像方方正正的盒子，孩子们便想象这盒子里装着许多神秘的东西，若是将它开启也许会蹦出花仙子、孙悟空、青蛙、海豹等什么的。

孩子们对着冰排唧唧喳喳地叫着，逢着大冰块被旁边的冰块挤压而撞碎的时候，他们就跳起脚来欢呼。陈林月也很喜欢看大冰块被撞碎的那一瞬间，碎银般的小冰块四处飞溅，水面被激起无数朵水花，那才是人世间真正的珠光宝气呢。

冰排缓缓地向下游奔流着，它们并没有在意它们经过的这个叫白银那的地方，它们甚至都没有大略看一眼这儿的小巷、栅栏、屋舍、校园的钟和沙滩上那一群目光充满渴望的孩子。它们哪里知道孩子们是多么想伏在它们身上，一起到沿江的大城市黑河走上一圈，看看那里的高楼、马路、戏院、百货商场、照相馆以及码头上往来的大型货轮。孩子们为此在观看冰排时就有了淡淡的心事。

陈林月不仅白天来看冰排，入夜时也悄悄来到江岸。白天她和孩子们在一起，而晚上则是赴马川立的约会。他们肩并肩站在沙滩上，看着月光下江面上浮游的冰块。那时背后村落的灯火已经黯淡了，人语也寥落，他们能清楚地听到流水和冰块相互摩擦的声音，仿佛各种乐器在水面上浪漫地合奏着流浪。有一次他们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巨大冰排孤单单地从上游缓缓而来，陈林月便说是爱斯基摩

人的冰屋子被冲下去了，而马川立则脱口而出：“真像是一口冰棺材！人要是睡在冰棺材里，葬在江里有多好！”

陈林月便因为这种不吉祥的比喻而搔了马川立一把，他翘起着一脚伸进浅浅的水里，被冰凉刺骨的江水激得打了一个深重的寒噤，就势抱住陈林月让她赔他身上的热气。当然那热气很快就在拥抱中回到他身上。

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来了鱼汛。这是白银那人所没有料到的。因为黑龙江的鱼在最近十几年来一直非常稀少，不知是江水越来越寒冷呢，还是捕捞频繁而使鱼苗濒临死绝的缘故。人们守着江却没有鱼吃已经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了，而一条江没有了鱼也就没有了神话，守着这样一条寡淡的江就如同守空房一样让人顿生惆怅。白银那的渔民常常提着空网站在萧瑟的江岸上摇头叹息。人们不得不把更大的精力转移到种地和狩猎上。种地带给人的好处是始终如一的，而狩猎也同捕鱼一样变得音容渺茫，许多猎户一个冬天在林中穿梭，只能打下几只飞龙、灰兔和狍子。想靠名贵动物的皮毛换点值钱东西的愿望也只能是南柯一梦。而政府一些保护珍稀动物的特别措施也不允许猎人轻易就能扣动扳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生活失去了光彩和韵味。虽然说白银那通上了电，一些人家还拥有家用电器，一家乡办企业正要从中出门，但老人们仍然觉得生活正在可怕地倒退。他们在冰排的震颤中回忆的仍是几十年前的渔船、灯火和黄昏。他们逐渐地变得懒散、邈远、灰心丧气，看人时表情漠然，目光呆滞，常常无缘无故地对一条狗或一只鸡骂个不休。

然而鱼汛的的确确像死亡必然要光顾每一个人一样真实地降临了。它来得那么迅速，甚至都没有给人留下一点惊喜的时间，男女老幼便蜂拥着来到江岸上。这时候那些闲置多年的渔网和渔船就显得漏洞百出了。女人们埋怨男人没有保养好渔船，让它被虫蛀了，被淫雨沤得半朽了。而男人则责备女人没有及时补上已经脱了丝的渔网。就在他们互相埋怨的时候，鱼群汹涌着顺流而下。

陈林月的父亲陈守仁，中风偏瘫，终年卧床不起，听说来了鱼汛

了，便兴奋得直流口水。他吩咐儿子和女儿要彻夜鏖战在江面上，因为鱼汛的上鱼高峰期都在夜半。每当孩子们把一桶桶鲜肥的鱼抬进家门时，他就两眼泛出电火花一样的光芒，挣扎着半仰在炕边斜着身子用剪刀来收拾鱼。每当他的手触到鱼光滑柔韧的身体时，都不由自主地惊叹：“多新鲜的鱼呀，多肥的鱼呀，多么好闻的腥气呀。”

鱼很少有在撞网的一刻就气绝身亡的，它们的气息都很顽强。所以别看满桶的鱼仿佛都已经死了，可当你刮它的鳞片时它的尾就会剧烈摇摆，便知它们半阴半阳着。有时候它们已经全然失去了闪光的鳞片，而且被人抠掉了猩红的鳃，剖腹后内脏无一遗漏地倾巢而出。当你把这样一条剝好了的腹中空空的鱼扔在一边时，它却意外地又扬了扬尾巴，使你沉浸在收获的幸福之中的时候又顿生怜悯之情。

陈林月在鱼汛的第二天熬红了双眼去上课。当她走进校园时才发现这里静悄悄的。办公室没人，教室也没人，它们无一例外地上着锁。没有人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敲响那口钟，所有的人都在为打鱼而忙碌着。陈林月心事重重地夹着教案回家时，父亲陈守仁就忍不住奚落她：“我叫你别耽误时间去学校吧，怎么样，一个读书的崽子都没有吧？谁像你这么死心眼，你知道吗，一斤鲜鱼在外面卖三十元呢！”

父亲的两手沾满了鱼的血污，下巴上竟然挂着两片亮晶晶的鱼鳞，仿佛他要脱胎换骨了。陈林月觉得可笑，但她还是依照父亲的吩咐将剝鱼的水倒在门外的垃圾沟里。本来巷子里的泥泞已经有碍观瞻了，再加上家家倾倒在排水沟里的腥水，简直就不堪入目了。污浊的鱼腥气四处弥漫，熏得陈林月直反胃。她抬头看看天，想在它无边的晴朗中养养神，但她很快就被威武的阳光逼得低下头来。

白银那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鱼，终日充满了腥气。人们彻夜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打捞。男人们撑着破旧的木船在江面上频频撒网，女人们则蓬头垢面地收网摘鱼。小孩子做的事情就是往家运

鱼。他们气喘吁吁、噼啪噼啪地走在巷子里，有时候狗也会跟在身后，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放下鱼桶休息时，就不由得回头对摇着尾巴的狗说：“你怎么那么自在呢？”

守在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忙得团团转。他们既承担着繁重的剖鱼任务，又要为家里捕鱼的主要劳力准备饭食。虽然他们难得有空闲吧嗒上一袋烟呷上一口茶，但他们的眉头仍然是舒展的。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鱼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不绝如缕地上网就力量倍增。陈林月在江岸上也见到了马川立，他同父母亲一起捕鱼。他们在白天就装得素不相识。马川立的父母开了家个体食杂店，每过半个月就要开着自家的四轮拖拉机进城办货。他们家是白银那最有钱的人家，可也是出奇吝啬的人家，这使得陈林月对将来踏进马家的门槛心怀忧戚。他们家卖的货比别的村镇的同等商品价钱明显要高出许多，白银那的百姓曾经在一个阶段里暗中团结在一起，拒买马家食杂店的东西，结果因为生活日用品的不可或缺，还是忍气吞声地去马家食杂店了。马川立有一个姐姐已经嫁到鸥浦，每年只是坐船回来住上几天。马川立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二十四岁，初中文化，在乡转播台做技术工作，人生得斯文清秀，同他的父母判若两人。

陈林月的哥哥陈林庆对妹妹与马川立之间的恋情早有耳闻，所以他一直在她耳边提醒：“你要是嫁到马家去，下半辈子有受不完的气！”而父亲也在无意当中诅咒过马家：“他家做事这么损，将来儿子连媳妇都娶不着，谁跟这家牲口！”

陈林月为此常常心烦意乱。有时和马川立坐在一起时，她就旁敲侧击地说：“你说人一辈子光是图个挣钱有什么意思？钱又不能带来快乐。”

马川立便不以为然地说：“可钱能带来温饱。”

陈林月便为他的迟钝而心生懊恼。可她在白银那又找不出比马川立更优秀的人，这种对爱情隐隐的失望使她在望冰排时常常神思

恍惚，觉得真正有光彩的生活都隐在激流中，而她将永远与平淡为伍。为此她给她师范学校的古修竹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倾诉自己的失望和彷徨心态。

鱼汛中的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岸上不仅燃着篝火，有的人家甚至把正月里点的灯笼也提来了。江面上灯火斑斓，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人们在起鱼的间隙打着哈欠，有的人因为感染了风寒而大声地咳嗽和流鼻涕，但是没有哪一家提早撤出江岸。许多狗也不愿意在家门口守夜，纷纷地跑到江畔，围着自己的主人团团转，它们大概也怕寂寞。天气遂人心愿，晴朗日盛一日，泥泞也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老人们为能在暮年时重温这壮丽的一幕而心满意足。

然而就在鱼汛的第四天发生了一桩怪事：马川立的双亲率先结束捕捞活动，收网回家，而白银那的人一直以为即使鱼汛过去了，他们也会守着江再过一夜，这使人们颇为疑惑而议论纷纷。

马川立的父母收网回家后将一堆要收拾的鱼分配给儿子，就开着四轮拖拉机进城办货了。马川立还以为父母不再贪财、见好就收了，所以就在父母离家后愉快地吹着口哨剥鱼，时不时还提起一条粉红色的鱼肠说：“我要把你晒干了，给陈林月当辫绳儿用！”

B1：女教师日记

我是第一次见到鱼汛的场景。在此之前，我只是在小说中读到过它。我赶到白银那时就被它无处不在的鱼腥气所包围了。自从收到陈林月的信后，我便思绪纷乱，想着一个心性很高的女孩子常常独自望着冰排发呆，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慌。陈林月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感悟力最强，也是最自尊的一个。学校刚好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一项任务，让派人调查一下毕业生在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能力，将情况反馈上来写一个综合报道，我就自告奋勇来了。我的第一站选择的就是白银那。